



陈忠实的幽默

朱鸿

编者按：白鹿原上柳色青，灞河两岸忆先生。4月29日，是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日，先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首都举办了“到《白鹿原》中找我去”——纪念陈忠实先生逝世五周年活动，后有陕西省作家协会和西安工业大学举办了“陈忠实与当代现实主义创作暨纪念陈忠实逝世五周年研讨会”，社会各界人士以文学作品、诵读活动等不同形式纪念陈忠实。《阳光报》特此刊发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朱鸿的文章《陈忠实的幽默》，为纪念陈忠实对文学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。



陈忠实(左)与朱鸿

陈忠实总体上是一个谨慎的人，方正的人，然而并不失其幽默。他不算风流倜傥之士，不过陈忠实的性格也绝非枯燥乏味。实际上他有自己的幽默，且具独特的语言和神气。唯当着情意深厚的朋友的面，他的幽默才会发生。

李康美小陈忠实十岁，是一个内敛的作家。1984年秋天，陕西省作家协会举办读书班，数月之间，他基本上都是在房间读书，吃饭和入厕也躲着人。陈忠实注意到了李康美的小说，有一天，推门至他的房间聊起来。针对他的腼腆和拘谨，陈忠实笑着说：“你咋是这货！”接着说：“关中东府都是这货，只顾闷头弄事。”由此他们成了朋友，诚恳交往几十年。

大约是1986年，陈忠实想跟李康美深入交流一次，便住到了一个即将废弃的卫星测控中心招待所。招待所在渭南，是李康美找下的。白天乘车赶路，晚饭以后又在山沟里转了两个小时，李康美怕陈忠实累，遂叮咛他休息。陈忠实呵呵地笑了：“你咋是这货！我从西安跑到这里，就是要跟你编几天。如果各自睡觉，我倒是跑啥呢！今黑咱编！”

他们更讨论作家之间的称呼，非常欣赏省作家协会



冯积岐与陈忠实，中间是凤翔三人

的传统：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，胡采就是老胡，王汶石就是老王，杜鹏程就是老杜，什么主席的头衔或副主席的头衔，都免了。炎夏，天热，招待所既无空调，也无风扇，他们浑身冒汗。陈忠实便脱了套衫，笑着说：“你这货还愣啥呢，两个男人你倒是怕个啥！”李康美也便脱了套衫。作家就光着膀子，探索文学与政治、婚姻与爱情及男女关系。涉及隐奥，拒绝规避，直抵种种问题的本质，不知东方既白。连续交流了三天，是这两个作家最快乐最轻松的日子。

2009年，李康美动了一次手术。五天以后，陈忠实到医院来看他。坐在李康美的床边，陈忠实先从挎包里取出四个大信封说：“哥给你带了几幅字，你送关照过你的领导和大夫吧！知道不？你这货，要感谢一下呢！”又取出一个厚厚的小信封，塞进李康美的枕头下面说：“你这货现在是病号，哥对你要实惠一些。”李康美不接受，想掏出小信封，陈忠实压住他的胳膊说：“对咧，对咧！”又嘱咐他：“啊！你这货以后也不劝喝酒咧！”李康美为之动容，陈忠实劝他说：“对咧，对咧，你这货还咋？”

所谓这货，属于关中方言。当它指人的时候，含有喜欢、亲昵和调侃的意思。通常它是长者用诸晚辈，而朋友彼此用之则更多。在我的视听范围，陈忠实习惯用诸比他年轻的朋友。他从未喊密戚、领导和前贤是这货的，也不用于自己的子女。

陈忠实大方英文十六岁，他喜欢方英文。一旦见面，陈忠实总是呵呵朗笑着，伸手去握方的手，有腔有调地说：“方老师！”高兴得眉目顿开，以至皱纹飞速挤向他的两个瘦腮。“不敢叫我方老师！”方英文撮长嘴焦急地说。“咋不敢，就是方老师么！”陈忠实说，其朗笑的余音仍迁延着。

这样的情景往往出现在几个朋友宴集以前，是欣然难掩的表现。有一次，用餐之后，陈忠实挪到方英文跟前问：“玮评这货每次吃饭，咋辄带俩娃娃呢！”方英文靠近陈忠实，遂形成一个神秘的合拢，煞有介事地窃窃私语一番。陈忠实仰头盛笑，刘玮评急闪过来问：“陈老师，你跟英文腌臢我啥呢？”陈忠实又是仰头盛笑，稍息说：“方老师小说家言，小说家言！”方英文笑着对刘玮评说：“能把陈老师逗笑，你这贡献大了。”

应该是1998年，西安举办全国书市，广州出版社年轻的策划编辑杨斌携书展示。她编辑过陈忠实的文集，想请他吃饭，遂要我邀召。陈忠实来了，王蓬来了，几位传媒界女士也来了。孙小宁任文化记者，自北京来。不过她是陕西临潼人，在辋山下长七，昂起端正，语气温醇，有一种特别的亲近

各位向陈忠实敬酒，他便一一碰杯，起坐有礼，热忱而不喧闹。我一向不动酒，遂端起一杯苹果汁说：“陈老师，我也敬你一杯。”他竟不应答，悠悠地说：“你倭是啥嘛？不跟你喝！”各位都乐了，看我怎么办。我只能收回苹果汁，坐在椅子上，然而不服，逗他，便说：“杨斌也是苹果汁，她敬你就喝，我敬你就不喝，没有道理。”陈忠实呵呵笑着说：“人家长着啥脸，你长着啥脸！”若如此，我不服也不行了，因为杨斌确实有一张白皙、细腻、丰腴而精致的脸。众男众女的一浪笑声平息以后，重启的宴语随之继续温情地进行。

陈忠实逗我，也是在赞美杨斌。我知道这一点，不过我也应该积极行动，以尽快敬酒。逮住一个间隙，我就说：“陈老师，有个忙，你得帮。”他态度转向认真，郑重地问：“啥事？你说。”我就说：“你借我三万元，我准备整容呀！”才落音，他便爆笑，皱纹遂猛地挤向两个瘦腮，说：“你看这货！你看这货！”目光移向我，呵呵笑着，执其酒杯。我立即站起来，用苹果汁杯轻触了一下，酒似的抿了一口，望着陈忠实。他呵呵笑着说：“你看这货！”

李星和陈忠实同事，都在陕西省作家协会上班，几十年一个以文学批评为业，一个以文学创作为业。当然也同志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关系和洽。

陈忠实常常想起李星让他跳楼的事，并会呵呵笑着，以此戏谑他。1991年春节以后，我所在的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部举办了一次座谈会，邀请各路诸侯出席。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、王愚、李星都到了。陈忠实从故乡赶来，进入会议室，路遥已经发言了。他和路遥彼此点头，便是相互招呼，接着在路遥的脊背伸过左手拽他的胳膊，他便倾去身子，递上右耳。李星说：“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了。刚刚收到消息，今天早晨广播电台公布的。”声音很低，神情严峻，随之鼓劲挺直了腰。陈忠实吸了几口烟，感觉李星又侧脸示意，遂又倾去身子，递上右耳。李星说：“你今年要是还把长篇小说写不完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。”语如下诏，斩钉截铁，不等陈忠实应答，遂又猛地坐正，腰似乎也更绷了。

陈忠实那部要为自己垫棺的书当时正在创作之中，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，尤其是李星要他跳楼，都给了他强劲的冲击。不过还好，几天他就恢复了沉静和从容，以推进自己的创作。

1992年3月25日早晨，在省作家协会招待所里，陈忠实把修改妥当的长篇小说的手稿交给了人民文

送上了手稿的复印件，请其过目。让李星把握长篇小说的成色，当然有陈忠实的考虑。他们认识近乎二十年了，不仅在同一个单位上班，还在同一栋楼居住；李星的文学批评很凌厉，且很准确，陈忠实相信李星的水平；还有，他清楚李星对自己大有期待，让他跳楼，也是长期关注，恨铁不成钢的鞭策。他感谢李星希望之殷切，并盼得到其肯定。

十天以后，陈忠实从西蒋村回到家属院，专门见李星。这个阶段，他难免不安，焦灼，乃至害怕，不知道是否会得到李星的承认。在楼角竟碰到了李星，他叫：“李星！”扭头看到陈忠实，李星也没有问候，只是黑着两腮在空中扔了一句话：“到屋里说。”一层又一层，到了五层，进了门，李星至厨房，放下他买的一堆菜，沉默着，硬着脖子，走到他的卧室兼书房，陈忠实也志忑地跟他进了屋。没有任何过渡，李星突然以拳击掌，瞪着眼睛喊道：“咋叫咱把事弄成了！”惊喜瞬间涌现，并笼罩了陈忠实。他僵立着，任凭李星口若悬河地发表感慨。有李星的肯定，陈忠实放心了。

创作的成功，使陈忠实变得更自信，也更通脱。他不止一次调侃李星说：“你弄了一辈子文学批评，文章那么多，我一句也记不住。”李星嘿嘿笑了。陈忠实说：“‘咋叫咱把事弄成了！’这句非文学批评的语言，我倒是记住了。”陈忠实开心地笑着，李星遂哈哈大笑。陈忠实接着说：“有了你这句话，我不用跳楼了！”陈忠实哈哈笑起来，李星更是得意地眯着眼睛响亮地笑起来。

陈忠实偏爱冯积岐，他们也是同事。陈忠实欣赏冯积岐的小说，并帮助他改变生活。冯积岐在省作家协会当编辑近七年，一直是临时打工的状态。为转换其农民成份，陈忠实带冯积岐见省上的领导，当面夸奖冯积岐在创作上的业绩和前途。由此，冯积岐迅速归类，有了固定报酬及同等待遇，也能坦然地创作了。

有一天，陈忠实和冯积岐前一后上楼，往办公室去。到了楼道，陈忠实叫：“积岐！”冯积岐感到这声调异样，其拉得长，似乎有含义，就问：“咋咧？陈老师。”陈忠实呵呵笑着，颇意味地说：“你这娃，年轻时风流得很！你咋把人家姑娘勾引到手了！”冯积岐茫然地问：“哪个姑娘？没有呀！”陈忠实呵呵笑着说：“你勾引了人家，咋又忘了！”冯积岐急了，说：“没有，没有的。”陈忠实盯着冯说：“山里的姑娘，黄芩，你咋忘了。”冯积岐豁然说：“陈老师，那是小说，虚的。”陈忠实仰头笑着说：“呵呵，你角色么！我



靠近陈忠实的女士是杨斌，另一女士是孙小宁，站着的是王新民

是弄啥的，咋不知道虚构呢！”接着说：“不错，继续弄！”

此事过去二十年了，然而陈忠实当时的声情明晰如水，令冯积岐始终不忘。要是谁认为陈忠实其人正经，一味正经，冯积岐便会说：“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！陈老师有趣得很！”

陈忠实过年总要放炮，即使从故乡蒋西村搬迁至西安市建国路，他也一次不缺地会在除夕那天回到自己的祖屋，在新旧交替之际放一卷炮。他把盘在一起的炮提到院门口，慢慢拆开，缓缓拉开，一节一节地展平，准备点火。孩子看着这一切，也想点火，因为导火索一点燃，接着其炮连响，令人舒泻而快哉。但他却执意不让，没有一次不是由陈忠实自己放炮的。他热衷此事，并会一直站在旁边，看着一卷炮按着自己的节奏从首炮响到尾炮，乃至响尽。光的闪烁，照亮了陈忠实柔和的笑。

在那个腊月的晚上，他的垫棺之作完成了。虽然数年孤独的劳动已经结束，然而这并不使陈忠实兴奋，反而压抑至极，不知道为什么？他走出祖屋，来到灞河岸上，逆水而行，或坐下休息。寒风凛冽，仿佛刀刺。他胸闷气憋，真想向挨着灞河的白鹿原跳起来喊几声，不过终于没有跳，也没有喊。压抑不散，无可奈何。陈忠实蓦地发现了灞河内堤的蒿草，干枯，发白，瑟瑟抖动。他灵机顿开，便蹲下身子点燃了蒿草。寒风固冷，也助火势，蒿草遂烧得越来越旺。火苗忽低忽高，漫卷而去。烟味混杂，也毕竟为蓬。他远望着火苗，忽然感到所有的压抑都消失了。

富于个性的语言和神气，表现了陈忠实的幽默，甘行为艺术，不也反衬了陈忠实的幽默吗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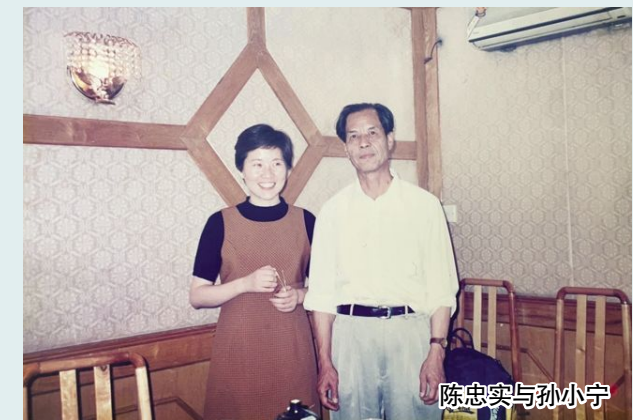
李星与陈忠实



李康美与陈忠实



方英文与陈忠实



陈忠实与孙小宁